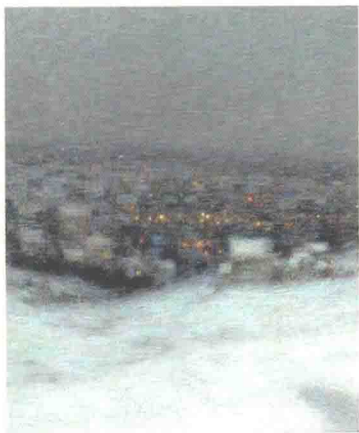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生活系列




暴风雪——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汪剑钊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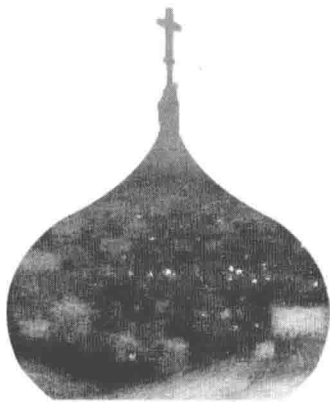
【俄】普希金 著

刘文飞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生活系列



暴风雪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汪剑剑 主编

【俄】普希金 著

刘子超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风雪：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普希金著；刘文飞译.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17-4

I. ①暴… II. ①普… 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8748号

暴风雪——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汪剑钊 主编

[俄] 普希金 著

刘文飞 译

总策划：王忠民 张国强

丛书策划：王森林

责任编辑：张慧梓

装帧设计：石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1.5 插页1 字数 300千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468-0617-4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普希金的小说创作

□刘文飞

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有那八百余首的抒情诗和众多的诗体小说、长诗、童话诗和诗体悲剧等，也有数十部（篇）、总字数约合四十余万汉字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散文作品不仅体现了普希金多方面的文学天赋，而且也同样是普希金用来奠基俄国文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也许就很难被视为全面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几乎是同时开始诗歌和小说创作的。普希金的第一首诗作《致纳塔丽娅》写于1813年，而他留存至今的最早的小说，则是未完成的《娜坚卡》（1819），这中间相隔了6年，但是据说，在皇村学校学习期间（1811—1817），普希金曾写过小说。自然，一个文学天才在他起步的时候，往往会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上进行尝试。

终于，普希金以《皇村的回忆》等诗作而享誉俄国了，成为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作一篇接一篇地面世。与此同时，他基本上停止了小说的写作，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才突然出现一个“散文高潮”。1827年，普希金写作了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之后，他每年都写有一部（篇）或数部（篇）小说，直到他逝世的1837年。有人将普希金创作中的这一现象称为“由诗歌向散文的过渡”或“文体的转折”，这并不确切，因为在1827年之后，普希金的诗歌创作量虽然有所减少，但他始终没有中止写作、发表诗作。然而，小说和散文创作成了普希金后期创作中最主要的体裁之一，这却是确凿

001>>

无疑的。

这一“散文高潮”的出现和持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首先，它与当时整个欧洲文学以及俄国文学的潮流有关。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作家，受现实的刺激而关注起历史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欧洲小说中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历史主义”，以司各特为代表的“历史小说”非常流行，许多欧洲大作家都写有“历史题材”的小说。他们的小说被大量地译成俄语，对俄国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在俄国出现了以扎戈斯金的创作为代表的“历史小说”。这时，俄国文学中似乎发生了一种从“故事”（повесть）向“演义”（роман）的“转变”。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批评界，也在大声地呼唤长篇小说这一“最民主、最有影响的体裁”，并认为，“我们时代的史诗是长篇小说”（别林斯基：《诗的分类和分型》，1841）。

普希金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文学潮流以及祖国读者的文学需要，对家族、民族的历史素来注重的普希金，民族自尊心极强，欲使俄国文学屹立于欧洲文学之林的普希金，对俄国小说创作现状极为不满的普希金，在这一时期潜心于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其次，它与普希金自己的创作发展过程相关。传统的普希金研究称，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他首先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作为一个“现实的诗人”，他在20年代中期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普希金的创作中是否存在这种明显的“主义过渡”，这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为普希金后期的诗作仍体现着很浓重的“浪漫”色彩；但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普希金对现实的关注越来越多，对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入，这却是毋庸置疑的。而“散文高潮”恰好出现于这一时期，换句话说，是普希金积极的小说创作促成并体现了其创作的现实主义走向。在集中的抒情诗吟唱和大规模的小说写作之间，普希金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努林伯爵》（1825）等诗体小说，这仿佛是普希金欲将诗歌与小说相调和的一个尝试。这些尝试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普希金还是感觉到了韵文与散文之间“巨大的差异”（转引自俄文版《普希金十卷集》，第5卷第533页，

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5）。被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之作的《别尔金小说集》，是由普希金在“别尔金诺的金秋”（1830年秋）与许多诗作同时写出的，这个十分紧凑的“转折”引人注目。为了更为广泛地表现历史和现实，更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普希金从此便开始用诗歌和小说两种体裁（以及戏剧、历史、批评等其他体裁）同时进行创作了。

于是，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普希金的创作，如高尔基所言，便成了“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的光辉夺目的洪流”（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第822页）。

普希金小说的主题是丰富的：家族的传说和祖国的历史，都市的贵族交际界和乡村的生活场景，自传的成分和异国的色调，普通人的遭际和诗人的命运，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他的小说中都得到了反映。

历史题材是普希金关注较多的小说主题之一。历史小说热在欧洲兴起之后迅速传入俄国，为众多的俄国读者所阅读。普希金在目睹了这样的现象之后曾对友人说道：“上帝保佑，让我们也写出一部能让外国人欣赏的历史小说来吧。”（转引自俄文版《普希金十卷集》，第5卷第539页）。1827年，普希金开始了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的写作，在这部小说中，普希金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外曾祖父阿勃拉姆·汉尼拔的经历与彼得大帝的形象并列，将家族的“历史”与特定阶段的国家历史结合为一体，构筑了一个既具体又概括、既有趣又严谨的历史小说结构。遗憾的是，小说没有完成，只写了前面的七章，但仅就作品中对法国和俄国社交界的广阔描写、对伊勃拉基姆和彼得等富有个性特征之形象的塑造等，就可以窥见，这将是一部宏伟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彼得大帝的黑孩子》这个题目是后人加上去的，小说最初发表的两个片断，曾被普希金本人冠以《一部历史小说的两个章节》这样的标题。

1829年和1831年，俄国作家米哈伊尔·扎戈斯金先后出版两部历史小说，即《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又名1612年的俄罗斯人》和《罗斯拉夫列夫，又名1812年的俄罗斯人》，反映俄罗斯人抵抗波兰、法国入侵的历史小说，在当时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普希金对扎戈斯金的第一部小说十分欣赏，却对它的

姐妹篇深感失望，认为它对俄国普通人在反拿破仑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普希金当即写出小说《罗斯拉夫列夫》（1831），与扎戈斯金“论战”，普希金还有意从扎戈斯金的小说中“借用”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针锋相对的意味很是浓烈。

在普希金的历史题材小说中，《大尉的女儿》（1836）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上面提到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罗斯拉夫列夫》两篇，一个未完成，一个为篇幅不大的短篇，只有《大尉的女儿》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尉的女儿》的完成，使普希金终于实现了他创作出一部“我们自己的历史小说”的宿愿。有趣的是，在创作《大尉的女儿》的同时，普希金还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如果说，《普加乔夫史》是对席卷俄国广大地区的那场农民运动的具体描写，那么《大尉的女儿》则是通过主人公与普加乔夫的交往来侧面地反映普加乔夫起义；如果说《普加乔夫史》注重的是史料和传闻，《大尉的女儿》所注意的则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较一下这两部同题作品，可以看出普希金对文学与历史的区分，从而也能感觉出普希金对历史小说的美学认识。

除了上述三部作品外，普希金还有一些涉猎历史的作品，如：“速写”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希腊起义之参加者的《基尔扎里》（1834），以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及其“艳闻”为内容的《埃及之夜》和《我们在别墅里度过一个晚上……》（均1835），描写罗马学者佩特罗尼乌斯的《罗马生活故事》（1833—1835），反映俄土战争的《1829年远征时的阿尔兹鲁姆旅行记》（1835），等等。

这样，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到普加乔夫的起义，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到1829年的俄土战争，从古罗马的生活到近代希腊的民族斗争，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纷纷成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素材，供他描绘出一幅幅艺术化了的历史画面。

俄国的现实生活，自然更是普希金所热衷的文学对象。普希金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表现，又大致可以分为都市和乡村两个方面。

普希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作品《别尔金小说集》(1830),就以对俄国城乡生活的现实而又广泛的描写而独树一帜。这部小说集中的人物,无论是一心复仇的军官(《射击》)还是忙于恋爱的乡村中的贵族青年(《暴风雪》和《村姑小姐》),无论是城市里的手艺人(《棺材匠》)还是驿站里的“小人物”(《驿站长》),其形象都十分准确、鲜明,构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众生图。作者在这些精致的小说中所确立的真实描写生活、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使这个小说集成了俄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接着,普希金继续假借“别尔金”的名义,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戈柳希诺村的历史》(1830),对俄国乡村的现状、贵族的分化、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最初的触及。在普希金另一部最重要的小说《杜勃罗夫斯基》(1832)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深入的处理。这部小说以杜勃罗夫斯基和特罗耶库罗夫两家贵族的争斗、年轻的杜勃罗夫斯基的遁入绿林及其与仇敌之女的恋爱为线索,反映了俄国乡村贵族的分化、农民的各种心态、官场和教会的作为等等,是一幅当时俄国乡村生活的全景图。

《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中,就有关于彼得堡的舞会、都市贵族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在以表现乡村生活为主的《别尔金小说集》中,有一篇以彼得堡手艺人的活动为对象的《棺材匠》。后来的多篇小说,如《罗斯拉夫列夫》、《埃及之夜》、《客人们来到别墅……》(1828—1830)、《我们在别墅里度过一个晚上……》、《俄国的佩拉姆》(1834—1835)等等,也都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不过,在普希金的小说中,最典型的“都市小说”也许要数《黑桃皇后》(1833),作者通过只有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和贪婪个性的赫尔曼形象,体现了金钱对人的意识和本质的侵蚀,通过无所事事、行将就木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体现了浮华上流社会生活造成的人性的堕落。在这里,作者对都市贵族生活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描写,小说通过舞会、赌场、出游、约会等场合折射出的社会道德规范尤其是其对金钱与爱情、个人与他人、命运与赌注等典型“都市主题”的把握,体现出了作者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使小说具着强烈的社会意义。

对乡村和都市的现实生活的多面再现，使普希金的小说显得丰富多彩。综观普希金的这些小说，作者所处的那一时代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百态，似又生动、醒目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普希金的另一些小说则具有较为明显的自传色彩。《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写的是他的“家史”，《射击》中写进了他的一次决斗经历，《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要结婚……》（1830）表达了他本人求婚时的感受，游记式散文《阿尔兹鲁姆旅行记》更是个人见闻的笔录。然而，在普希金与自己有关的小说文字中，最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应该是那些有关诗人和诗歌的议论，在《埃及之夜》和《片断》（1830）中，普希金写到了诗人面对庸俗的社会而感到的孤独，写到他目睹艺术功利化时所感到的失望。这两篇小说，折射出了普希金的诗歌美学观点。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题，无论是乡村的还是都市的生活，无论是自传的成分还是异域的故事，它们往往是相互交织着存在于普希金的小说中的。普希金的某一部（篇）小说尽管在题材上会有所侧重，但一般都不止一个主题，甚至可以说，普希金的每一部（篇）较为完整的小说作品，其内容都是复合型的，如《别尔金小说集》和《杜勃罗夫斯基》是贵族生活和农民生活的结合，《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大尉的女儿》是历史和“家史”的结合，《埃及之夜》和《罗马生活故事》是诗人主题和古代主题的结合，等等。那么，在普希金的小说创作中，究竟有没有一个或几个贯穿的主题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爱情的主题和贵族生活的主题。

和普希金的抒情诗一样，他的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也是爱情，男女主人公及其交往，几乎出现在普希金的每一部小说中。伊勃拉基姆在斩断巴黎的风流恋情回到俄国之后，又将面临着彼得大帝为他挑选的一位未婚妻（《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别尔金在他的小说中讲述了两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的爱情故事（《暴风雪》和《村姑小姐》）；罗斯拉夫列夫通过对她不爱的男人的爱，表达了对祖国的爱（《罗斯拉夫列夫》）；杜勃罗夫斯基一直在复仇和爱情中犹豫不决地徘徊（《杜勃罗夫斯基》）；与普加乔夫的性格及其活动平行发

展的另一线索，就是格里尼奥夫和玛丽娅的爱情故事（《大尉的女儿》）……爱情主题对普希金小说的渗透，使普希金笔下的人物更生动、更富有情感了，使普希金的故事更饶有兴味了，同时，我们似乎还感觉到，由爱情主题衍射出的强烈的抒情色彩，还保持了普希金小说风格上的统一。

普希金出身贵族，也长期生活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贵族圈子中，俄国的贵族及其行为举止、喜怒哀乐等等，当是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在普希金的大多数小说中，都有或大或小、或都市或乡间的贵族出场；普希金的小说场景，也往往是舞会、宴会、客厅、别墅、书房、花园、狩猎场等地点。普希金小说中的贵族主角，或暴虐或善良，或无聊或虚荣，或俄国化或西欧化，一个个都极富个性，活灵活现。对俄国贵族生活全面、真实、细致的描绘，是普希金小说的又一个突出之处，也是普希金小说现实主义性质的主要表现之一。

普希金的小说是琳琅满目的。别林斯基曾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也许可以说，普希金的小说也同样是这样的一套多卷本的“百科全书”。

三

普希金小说的内容决定了其人物的类型。

普希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非常丰富，从大小贵族到车夫女仆，从士兵到军官，从普通农民到历史名人，从皇帝到小官吏，从教会人士到城市平民，有名有姓、有声有色者就达百余位。他们构成了一座庞大的普希金小说人物的群雕。

充满叛逆性格的“强人”，是普希金最感兴趣的个性之一。《射击》中一心复仇的西尔维奥，《杜勃罗夫斯基》中带着家仆逃进森林为寇的青年贵族杜勃罗夫斯基，《基尔扎里》中无畏的流浪汉英雄基尔扎里，《大尉的女儿》中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等，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对强权的抗击。在列宁所言的那种“占统治地

位的文学”中，这类人物通常都是被否定的，尤其是普加乔夫和杜勃罗夫斯基这样的“强盗”。然而，普希金对他们却显然抱有一种欣赏、同情的态度。他写到了普加乔夫的残忍和专横，但也写到了他的感恩、他的同情心和他的无奈，较之于普希金的《普加乔夫史》中的普加乔夫形象，小说中的这位起义领袖无疑更有血有肉，更富人情味，也许正因为要体现出自己对普加乔夫的另一份认识和另一份感情，普希金才在历史的普加乔夫之外又塑造了一个艺术的普加乔夫？对于杜勃罗夫斯基，普希金在交代了他被“逼上梁山”的原委之后，却又强化了他面对危险时的勇气、他在抢劫时所保持的分寸以及为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的浪漫的骑士情怀。这样的“强盗”无疑是一个“正面人物”，至少在普希金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对叛逆性格的偏爱，或许是普希金热爱自由的天性使然，或许是他不满现实的情绪所导致的结果，更有可能是，他认为，这些具有传奇色彩和独特个性的人物是更佳的小说主人公。

与贵族生活在普希金的小说中所占的比例相呼应，各种贵族也在普希金的小说人物画廊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我们发现，在普希金的每一部（篇）小说中，几乎都有贵族出场，他们或为主角，或为陪衬，或为叙述的对象，或为叙述者的“我”。与普希金对叛逆性主人公较普遍的同情不同，他对贵族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对以特罗耶库罗夫为代表的专横、自负的大贵族，普希金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对以老杜勃罗夫斯基为代表的小贵族，普希金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对那些崇拜欧洲、蔑视俄国的“新贵族”，如《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中的科尔萨科夫、《村姑小姐》中的穆罗姆斯基和《杜勃罗夫斯基》中的维列伊斯基，普希金进行了挖苦；对那些保持着俄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贵族之家，如《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中的勒热夫斯基一家、《暴风雪》中涅纳拉多沃村的“善良的地主们”、《大尉的女儿》中的格里尼奥夫一家等，普希金进行了温情的描述；而面对都市中那些浅薄、虚荣的贵族及其无聊的生活，普希金有的则主要是讽刺，这在《黑桃皇后》、《埃及之夜》等篇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普希金对不同的贵族（乃至不同的男人）是爱憎有别的，但对所有的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却仿佛一视同仁。普希金小说中的年轻女性无一例外

地得到了作者饱含深情的描述，虽然不能说每一位都像《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那样光彩照人，却大都身材匀称，面容娇好，惹人喜爱，年龄也大都在十七八岁。《暴风雪》中的玛莎敢于私奔，却又不失庄重；《村姑小姐》中的丽莎活泼可爱，游离在贵族小姐和村姑两个角色之间，却又不失体面。最终，她们两人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爱情和婚姻。《杜勃罗夫斯基》中的玛莎温柔美丽，使得强盗杜勃罗夫斯基愿意为她而放弃复仇，愿意为她而放弃自己的一切；《大尉的女儿》中的玛莎善良多情，是鼓舞男主人公伸张正义的力量源泉；《书信小说》（1829）中那个面临爱情而手足无措的纯洁少女丽莎，《玛丽娅·绍宁格》（1835）中那个孤苦无援的女主人公，无疑都曾深深地打动过作者的心。《罗斯拉夫列夫》中的波里娜，更是普希金心目中理想的爱国者形象。在这篇小说中，普希金借波里娜之口说出了这样一段话：“难道女人就没有祖国吗？难道女人就没有父亲、兄弟和丈夫吗？难道我们身上流的不是俄罗斯的血吗？难道你认为，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让别人搂着我们跳苏格兰舞，就是为了让别人把我们锁在家里往布上绣小狗吗？不，我知道，女人也能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至少能对一个人的心灵产生影响。我不承认那些对我们的贬低。”“毫无疑问，比起那些天晓得在干些什么的俄罗斯男人来，俄罗斯女人更富有教养，她们读的书更多，思考的问题也更深。”这简直就是一篇现代的女权宣言！对女性角色的这种处理，不仅是对女人素来一往情深的诗人普希金之本性的流露，也不仅仅是欧洲男人传统的骑士精神在普希金作品中的体现，它同样也呼应着普希金小说较强的抒情色彩，并为那些具有作者自己身影的男主人公之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

在俄国作家中，普希金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注是较早、较多的。在此之前，俄国感伤主义作家卡拉姆津在他的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中就写到了被贵族子弟抛弃的农家女丽莎的悲惨遭遇，但那个形象还比较单薄。可以说，在普希金之前，俄国文学中还没有对普通人及其环境和命运的具体、现实的刻画。在《棺材匠》中，普希金首先写到了城市中的平民手艺人，但是，那位棺材匠阿德里安只是普希金用来叙述一个恐怖故事的道具，而且，作者对他及

其周围同行还带有一种嘲讽意味。然而，在《驿站长》中，普希金却对那位被人夺走心爱女儿、受人欺凌、最后抑郁而死的驿站长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体现出作家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从普希金开始，“小人物”的形象及其生活进入了俄国文学；从此，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普通人及其命运的人道主义态度，便成了俄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和强大传统之一。

在普希金对其小说人物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对比：在大贵族和小贵族中，普希金更同情小贵族；在上流社会和普通人之间，普希金更同情后者；在男人和女人中，普希金更钟爱女性；在城市中的时髦女郎和乡村里的纯情少女之间，普希金更欣赏后者；在叛逆者和平庸者中，普希金更偏爱“强人”；在历史人物和今人中，普希金更宽容古人；在俄国人和外国人中，普希金更喜欢嘲讽外国人（普希金的小说中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瑞典人等等出场，他们大多被写得有些滑稽可笑，《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中的勒热夫斯基曾将从法国归来的纨绔子弟科尔萨科夫称为“法国猴子”，游荡于俄国的外国人在普希金的笔下似乎也都成了可笑的“猴子”；每一位外籍家庭教师，除了那个由俄国贵族杜勃罗夫斯基化装成的杰福日外，几乎都是些既无知又自私的“骗子”，他们与普希金笔下那些善良、忠诚的仆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其人物的这种种不同态度，体现了普希金总的思想倾向：同情弱者的人道意识、渴望社会公平的民主精神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热情。普希金出身贵族阶层，却能与下层人民有着感情上的相通；普希金长期接受西欧文明的熏陶，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四

普希金的小说形式多样：有中短篇，有长篇，也有素描式的速写；有诗文体合体的故事，也有戏剧般的冲突及其解决；有第一人称的独白，也有第三人称的叙述；有笔记体，也有书信体。但是，这里的小说无论是什么“体”，仿佛都具有某种同一的风格，读着这里的每一个作品，我们似乎都能立即地分辨出

来：这就是普希金！那么，维系着普希金小说风格之统一的，又是什么呢？

也许是对自己最初的散文创作还信心不足，也许是担心自己与流行文风相去甚远的新型小说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也许，普希金是想与读者和批评界开一个玩笑，在《别尔金小说集》首次发表时，普希金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而煞费苦心地编造出一个作者别尔金来。小说发表后，有人问普希金谁是别尔金，普希金回答道：“别管这人是谁，小说就应该这样来写：朴实，简洁，明晰。”在此之前的1822年，普希金在他的《论俄国散文》一文中就曾说过：“准确和简练，这就是散文的首要长处。”后来，人们发现，普希金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坚决地贯彻了他的小说美学原则，所谓的“简朴和明晰”（простота и ясность）也就被公认为普希金的小说乃至他整个创作的风格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体现，就是作者面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普希金小说在对俄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俄国历史的多个阶段的反映上所具有的百科全书性质，谈到了普希金对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所进行的艺术塑造。对生活多面的、真实的反映，对个性具体的、典型的塑造，这正是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最突出的特征。

普希金的“简朴和明晰”，还表现在小说的结构和文体上。普希金的小说作品（不包括那些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篇幅都不长，最长的《大尉的女儿》也不到十万字；普希金的小说情节通常并不复杂，线索一般不超过两条，且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对无谓情节的舍弃，是普希金小说结构上的一大特点，作者在交代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突然切断中间长长的部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节约了篇幅，使小说的结构更精巧了，同时还加强了故事的悬念。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普希金的这一手法得到了广泛而成功的运用：《射击》《暴风雪》和《驿站站长》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作者只截取了故事精彩的一头和一尾；这些小说的结尾也都十分利落，《暴风雪》《村姑小姐》和《棺材匠》更是戛然而止的；在这些故事（以及其他许多小说）中，作者常用几句简单的插笔，便改变了线索发展的时空，转换很是自如。

普希金的小说文体也是很简洁的，他的小说句式不长，人物的对话很简

短，对人物的描写也常常三言两语，很少有细节的描写和心理的推理。在比喻、议论、写景的时候，普希金大都惜墨如金，却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里，他高超的诗歌技巧显然在小说中得到了发挥。如果说，在小说家面对现实的态度上，普希金是尽量逃避“诗化”的，那么，在这些地方的语言运用上，普希金却是不排斥“诗意”的。请看这里的几个比喻：

“……彼得正在和一个宽肩膀的英国船长下棋。他俩都吐着一口口的浓烟，像是在互相热情地鸣放礼炮……”（《彼得大帝的黑孩子》）

“就像一个轻盈的影子，年轻的姑娘走近了约会的地点。”（《杜勃罗夫斯基》）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在马车上听着。他的脸色比黑夜还要暗……”（《杜勃罗夫斯基》）

“……已去世的爷爷，是奶奶家管家的后代。他像怕火一样地怕奶奶。”（《黑桃皇后》）

“她那张像云朵一样富有变化的脸庞，流露出一种沮丧；”（《客人们来到别墅……》）

“像影子一样苍白的玛丽娅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对她那可怜财产的浩劫。”（《玛丽娅·绍宁格》）

我们再来看看普希金简洁而又传神的写景：

《射击》中的西尔维奥走向决斗场时，只见：“春天的太阳升了起来，已经有些暖意了。”

《村姑小姐》中的丽莎在清晨乔装走出家门后：“朝霞在东方闪耀，一簇簇金色的云朵仿佛在恭候太阳，就像一群朝臣在恭候君主；晴朗的天空、早晨的清新、露珠、微风和鸟的歌唱，这一切使丽莎的心中充满了天真无邪的欢欣。”

在《杜勃罗夫斯基》中的男女主人公约会时：“一轮明月挂在天上，七月的夜静静的，时而有微风拂过，于是，一阵轻轻的沙沙声便滑过了整个花园。”

这是《大尉的女儿》中的三段写景：

“夜静谧而又寒冷。新月和星星明亮地闪烁着，照耀着广场和绞架。要塞里非常安静，也很黑暗。只有酒店里还亮着灯，并传出了深夜不归的酒鬼的叫喊声。”（格里尼奥夫意外地得到普加乔夫的宽恕后走到门外时的所见。）

“早晨美极了，阳光照耀着椴树的树梢，那些椴树已在凉凉的秋意中换上了金黄色的衣裳。醒来的天鹅端庄地游出了岸边的草丛。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走到一块漂亮的草地边……”（玛丽娅准备拜见女皇前的场景。）

“天空很明朗。月光照耀着。没有一丝的风，——伏尔加在平稳、安详地流淌着。小船微微摇晃着，飞快地滑过那深暗的波浪。”（格里尼奥夫为了救父母和未婚妻而冒险渡河时的场景。）

这是埃及女皇难眠之夜的“外景”：“漆黑、炎热的夜笼罩着非洲的天空；亚历山大城进入了梦乡；它宽阔的街道安静下来，它一幢幢的房屋熄灭了灯光。只有遥远的法罗斯岛上的灯塔在它广阔的港湾中孤独地闪亮，就像一个睡美人床头的一盏长明灯。”（《我们在别墅里度过一个晚上……》）

另外，构成普希金小说明快风格的成分，还有作者面对读者的真诚和他对小说角色常常持有的幽默。这两种成分的结合，使得普希金的叙述显得轻松却不轻飘，坦然而又自然。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没有任何做作的东西，这就是普希金的小说，这就是普希金。

五

本集所收为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以下逐一对这些小说做简单介绍。

《别尔金小说集》由五个短篇小说组成，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1830年秋天，普希金在与冈察罗娃订婚后，为接受他父亲因他结婚而赠的一处庄园，去了下诺夫哥罗德的波尔金诺村。不巧，正赶上伏尔加河流域流行的瘟疫，普希金所在的地区被封锁起来，他被困在波尔金诺达三个月之